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土地使用的觀點看唐長安城的空間結構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T'ang City of Ch'ang-An: From a Viewpoint of Land Use

doi:10.6154/JBP.1983.2.013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2), 1983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2), 1983

作者/Author : 李永展(Yeong-Jarn Lee)

頁數/Page : 211-23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83/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3.2.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土地使用的觀點看唐長安城的空間結構

李永展*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T'ANG CITY OF CH'ANG-AN: FROM A VIEWPOINT OF LAND USE

by

YEONG-JARN LEE*

摘 要

本文依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等文獻資料，利用規劃設計的理論，以「四地分制」、「城／鄉人口比」、「顯示法」及「影響圈」等城市規劃設計理論的作法來分析唐代長安城的空間結構、人口分布、土地使用情況。由結論可發現這是一種相當有用、合理且創新的研究傳統城市空間結構之方法。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Hsu-shon's "Footnotes on the City and Ward System of the Two Capital Cities of T'ang Dynasty"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I try to apply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theory to analyze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land use pattern of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city. Using the current theories of "four-parcel land sub-division system", "city/rural population ratio", "graphic method" and "influence circle", I try to figure out the spat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land use pattern of T'ang Ch'ang-an city. I think these theories can help us to get a clear, reasonable and useful spatial map in analy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ities.

民國71年9月4日收稿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研究生

Manuscript received September 4, 1982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一、前言

長安城是一個古老且優美的城市，也是一個經過細心規劃的大城市。研究中國傳統城市的學者很少由規劃設計的觀點著手分析，故對於「空間結構」、「區位」、「機能」等方面之分析不易清晰掌握，這是研究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大缺憾。基於這種認識，拙文擬以規劃設計的理論，而由空間結構，土地使用分布情形來研究唐代的長安城。

唐代長安城的規劃是依據周禮「考工記」的記載而營建的，所以拙文首先探討唐代長安城的設計及其變遷，其次分析其街道和里坊系統；然後根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等的記載，探討長安城的人口及其分布、空間結構、土地使用，並利用影響圈（服務半徑）的觀點分析長安城規劃的合理性。在試圖尋找「歷史與理論結合」的各種嘗試中，拙文或許可以提供作為研究中國傳統城市的一個可行的方法及方向。

二、唐代長安城的規模

（一）長安城的變遷

長安（今西安），位居關中盆地的中心位置。關中大致指秦嶺以北，長城以南，隴山以東，黃河以西，是為四塞之地（圖1）。長安城附近的地形是南高北低，東高西低，大約在海拔400公尺左右的台地上（圖2）。這一帶的古都有：周鎬京、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這些城市位置的選擇大都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靠近水源，城市的給水大抵就近利用這些河流；二是城址多選擇在「原」的邊緣，不致有水患之虞。

西漢初年，全國人口最多的三個縣之一為長安縣，根據佐藤武敏氏的估計，當時長安城的人口16萬以上（註1），到了隋文帝楊堅開皇二年（公元582年）漢長安城被廢棄，另在今西安市的所在地建了一座新城，這就是歷史上比漢長安城更著名的隋代大興城，也就是唐代長安城之前身。

根據「隋書」卷一「帝紀第一」及「冊府元龜」卷十三所載，當時之人主張遷都的理由如下（註2）：

1 「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義農以降，至於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后，時見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聖之宏義。」這是說歷代建國都會遷都，隋朝新立也該遷都。

2 「此城從漢凋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噬從龜，曆星揆日，不足建君王之邑。」這是說漢城殘破，宮室狹小，且又未經神明參謀，

其條件不足以為都城。

3 「而漢營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這是說漢長安城之水土不好。

4 「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這是說新城環境之優美宜人。

文帝遂命宇文愷在漢長安的東南興建新都，命名大興城；以後唐代又陸續進行建設，改稱長安。大興城北臨渭水，東濱灊水、灤水，利用漕運交通相當便利。都城之南為終南山，西有秦代之阿房宮及漢代的昆明池，這些均為庭園中的名勝地，城西及城北則為皇帝的禁苑（圖3）。

長安城的規劃總結了漢末鄴城、北魏洛陽城和東魏鄴城的經驗，在「方整對稱」的原則下，沿著南北軸綫，將宮城和皇城置於全城的主要地位，並以縱橫相交的棋盤形道路，將其餘部分劃為108個里坊，分區明確，街道整齊，城內地形南高北低，而南部岡原起伏，有龍首渠、黃渠、清明渠、永安渠等水，自南而北流入城中，供應城市用水。都城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城牆厚約12米，每面三門，每門三道，但正南的明德門為五道，其配置如圖4所示（註3）。

（二）唐代長安城之設計

唐在長安城設立首都後，又在洛陽建了東京，長安便稱為西京，這兩個都市的規劃有許多相同之處（圖5，圖6）。

洛陽城原是公元一世紀初到四世紀初之三百多年來後漢、曹魏、西晉、北魏沿續下來的舊首都，其城制規模：東西寬6里，南北長9里，故俗稱為「九六城」；唐長安城的皇城東西與南北之比例為1,200步：1,900步，宮城的比例為960步：1,440步，皆為6與9之比（註4）；除此之外，兩者內城對外城的位置偏北，市場的位置與規模等一些重要的構成元素也都很類似。而長安城的規劃尚有其他一些比洛陽城更完整的形制，例如外城和內城，因為在規劃之始便有意劃分兩種不同的使用區（即民居建築集中在外城，內城純粹是內廷、外朝、官署等皇居辦公的建築），所以內城南北的長度却較洛陽城縮減了三分之一（三里），和內城縮減相對應的，由外郭南門到內城所謂朱雀門大街的距離伸長2倍，大大地增加了帝都的威嚴。內城、外城以及一切坊里都是整齊規則且對稱的橫長方形，不像洛陽城那樣缺乏對稱與嚴謹（註5）。

如果我們拿「考工記」來檢驗長安城的規劃，便可知長安城的規制絕大部分符合「考工記」的記載，譬如「方九里」、「九經九緯」、「傍旁門」等都可在長安城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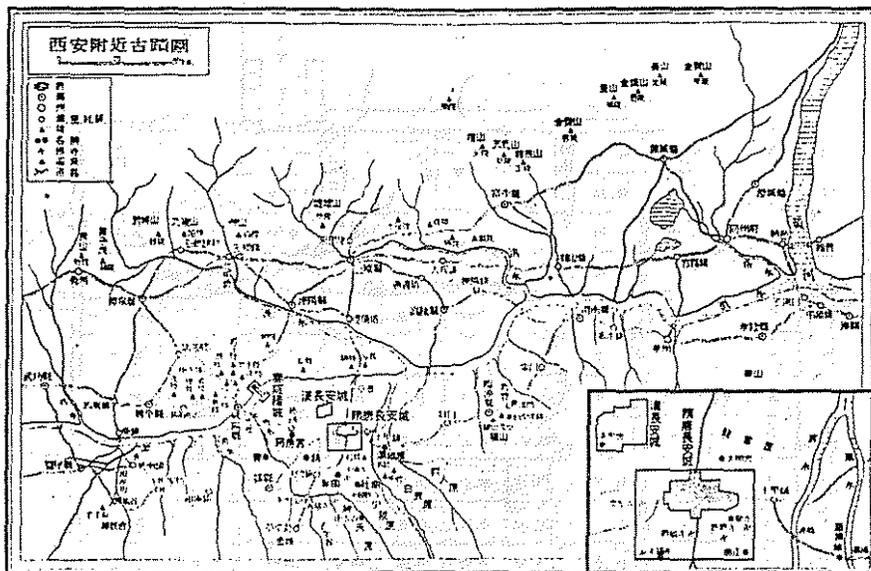


圖 1 長安城位置圖 資料來源：「東洋中世史」參考書目()，26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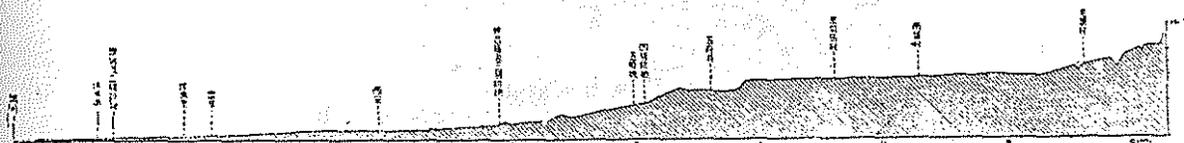


圖 2 長安附近地形剖面圖 資料來源：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40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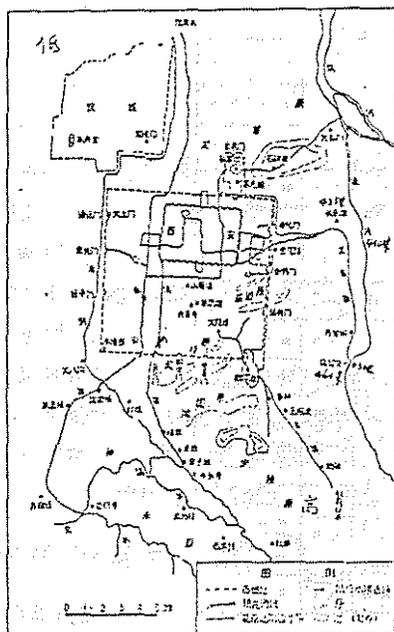


圖 4 唐長安城引水渠道復原圖

資料來源：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41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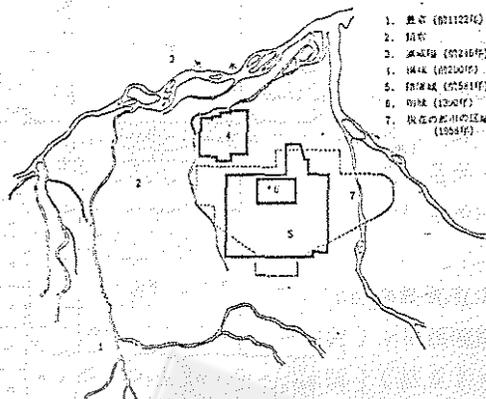


圖 3 唐長安城歷代之變遷

1. 唐初 (618-627)
2. 貞觀
3. 武德 (618-627)
4. 開元 (713-755)
5. 寶應 (756-763)
6. 大曆 (766-779)
7. 長安城址 (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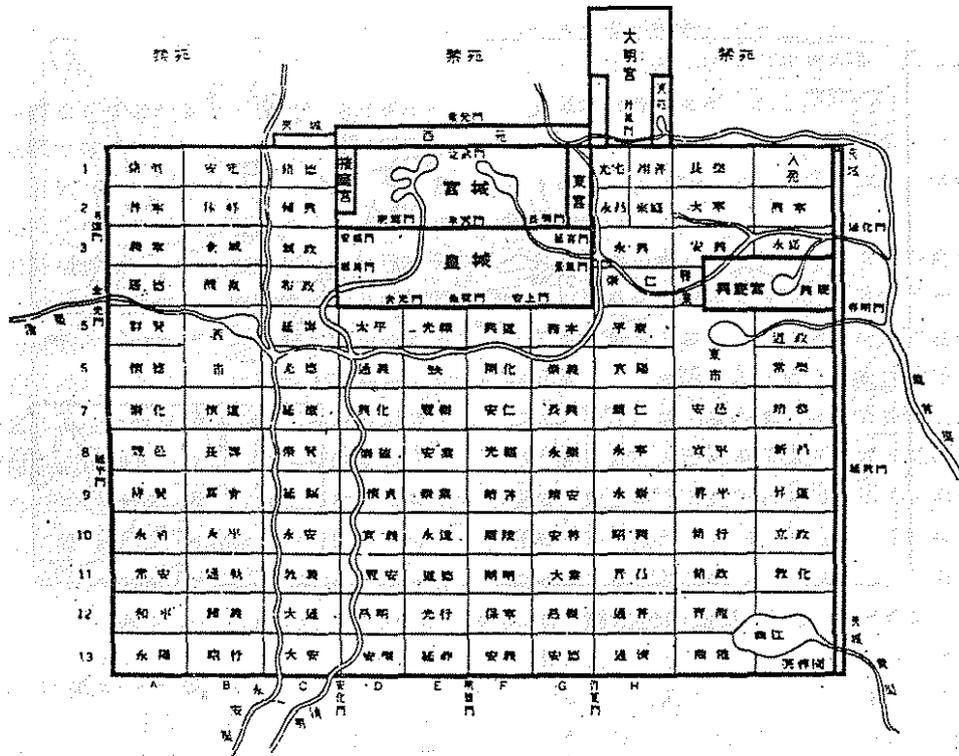


圖 5 西京外郭城圖

資料來源：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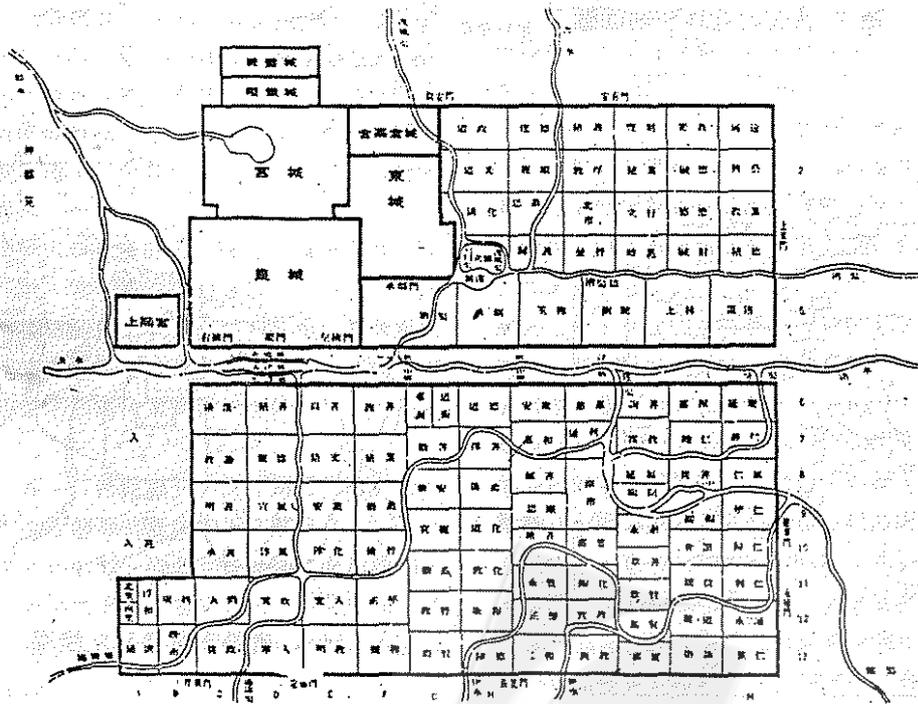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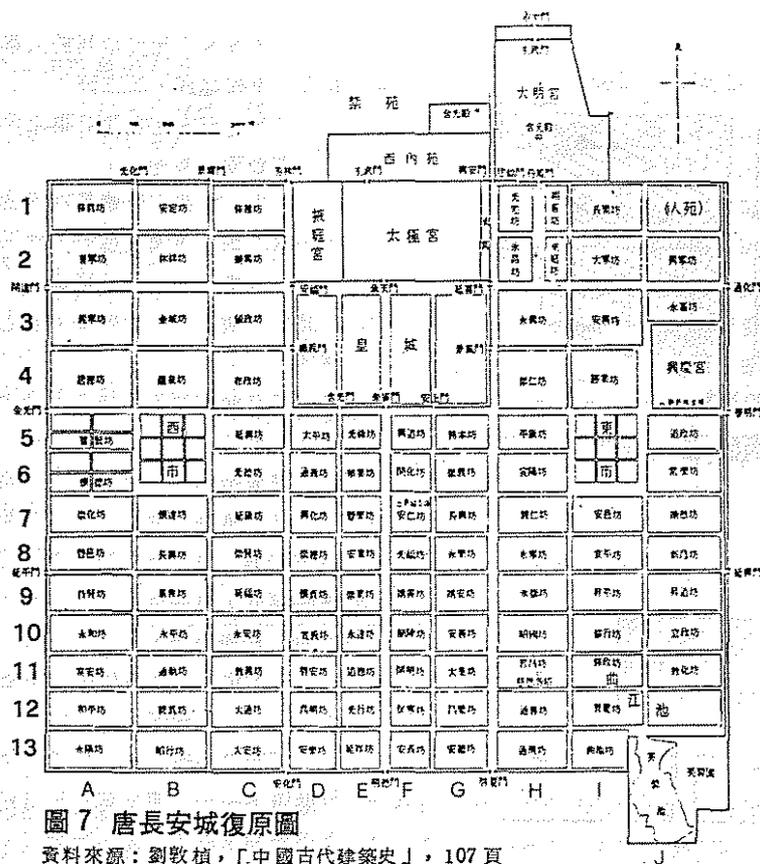


圖 6 東都外郭城圖

資料來源：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 2



清晰地看到（圖 7），圖中所示，皇城南邊 D、E、F、G 四列的坊，規則是寬 6 里長 9 里，其左右的 A、B、C 及 H、I、J 各三列的坊也都保持 6 里和 9 里的規模。另外，皇城以南的坊由第 5 到第 13 南北共有九列，東西 A、B、C 和 H、I、J 兩部分各有 3 列，也可說和「九」的觀念有關係。至於城中央部分的四列不過是為了規畫上和朱雀門大街相呼應而求便利的結果。

長安城的規劃和「考工記」的內容有少部分的差異，第一就是「面朝後市」在長安城中並未發現，反而是「市場在南，宮城在北」；第二是「坊牆」的出現也不符合「考工記」的規制，這兩點在稍後再予以詳述。

三、街道和里坊系統

(一)長安的街道系統

長安城的外郭也叫「羅城」，包圍在宮城和皇城的東南西南三面。城的形制非常規則，呈橫長方形，城牆高約 6 米，外郭城共 12 座城門，每面各開三座門，北面因中央

被宮城所占而把三門開在宮城以西的位置上。在當時出入城門規定「入由左，出由右」，街道按右側通行分上、下道。城裏共有南北向大街 11 條，東西向大街 14 條；其中一條南北向的中心大街，南出外郭城的明德門，北通皇城的朱雀門直對宮城的承天門，便是有名的「朱雀街」，又因北端接宮城的承天門，故亦稱「天街」。當時長安城由長安、萬年二縣分治，而以朱雀街為界，街以東屬萬年縣管轄，街以西屬長安縣管，因此朱雀街成為貫通長安城南北的一條主要幹道。

經過實際測勘，南北向街道最寬有 155 米（朱雀街），最狹為 20 米（東順城街）；東西向街道最寬為 120 米，最狹亦為 20 米（順城街）（註 6）。這些街道都是筆直且寬敞的，若在工業革命後人口大量集中的都市或許還需要這麼寬的道路疏解大量交通（註 7），但在當時的長安城，以當時的交通量而言是無此必要。再者，兩邊的坊皆有坊牆存在，若假設坊牆比外郭城牆低，則可設定一個值——3 米，那麼 3 米高的坊牆和 155 米寬的朱雀街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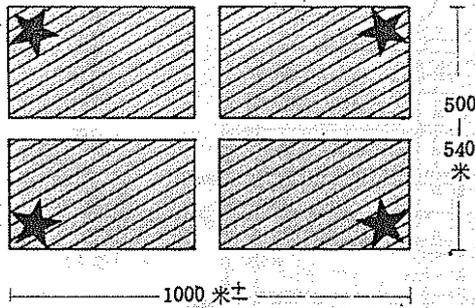


圖 8 里坊內的「四地分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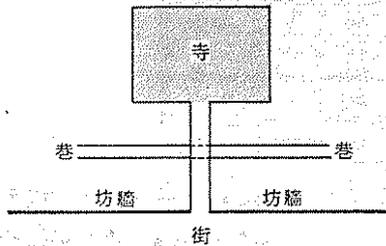


圖 9 非「三絕」而可單獨對外開門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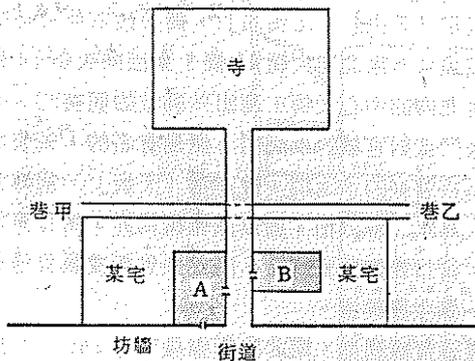


圖 10 類似「三絕」的單獨對外開放門戶

」（或坊隅）的利用或提到「坊角」的地點：

「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樓前」（唐會要，卷三〇，興慶宮，第十二條）。

「於是置元元皇帝廟於大寧坊西南角」（唐會要，卷五〇，尊崇道政，第三條）。

「諸王府本在宣平坊東南角，摧毀多年，因循。云云」（唐會要，卷七六）

「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李）憲於勝業（坊）東南角賜宅，申玉搗、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角）賜宅，薛王業於勝業（坊）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舊唐書，卷九五，列傳第四十五，睿宗諸子）

「吳融有題延壽坊東南角古池詩，云云」（唐兩京城坊考，卷四）

「永豐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同上）

「自毘陵（常州）發，日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坊）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角），至鳴珂曲，見一宅。云云」（太平廣記，卷四八四，雜傳記一，「李娃傳」）

「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繡，塵上流其餅，駭苦，云云」（輔野僉載，卷五）

「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云云」（太平廣記，卷四三六，畜獸三，馬，盧從事）

將這些史料整理得表 1、表 2，由這些內容我們可知「隅」的意義有四種內涵（註 14）：

- 1 這種中間性四方位的名稱就叫「隅」，
- 2 所以坊市內即為「四地分制」，
- 3 二門制、四門制的坊或八門制的市也是這種四隅制的劃分，
- 4 這些角隅地大部分都作為寺觀、旅舍、巨宅、園池等使用。

角隅地的出現同時伴隨著「四地分制」，一般「坊」的長度如圖 8 所示，十字街所劃分出來的四個區塊便成為「四地分制」，每個區塊的長寬約為 500 米 × 250 米（扣除十字街的寬度），如此長的距離對角隅地的出入而言相當不方便，因此發展出的形制便都成為和一般居民日常生活比較不重要、不相關的寺院、旅舍、巨宅、園池等設施。此外，這種角隅地的劃分（四地分制）對空間掌握有相當的助益，因為 250 米 ~ 500 米的範圍若無適當的規劃便會雜亂無章，而使我們無法明確地辨認空間方位，所以角隅地的設置便大多是大型或易於辨識的設施作為地標。

又如果這些設施並不和坊內居民日常生活有絕對之密切關係，那麼這些設施應該對外有自通的門戶（因這些設

表1 唐長安城坊市角史料表

城邑	坊市名	門數	角名	位置表示物件	備考
長安	大寧坊	四	西南角	元元皇帝廟	
同	永樂坊	二	東北角	王珪私廟	
同	勝業坊	四	東南角	讓皇帝憲宅	
同	同	同	西北角	薛王業宅	
同	安興坊	同	東南角	申王撝宅	
同	同	同	同	岐王範宅	
同	宣平坊	同	東南角	諸王府	
同	懷真坊	二	西南角	亭子	
同	延壽坊	四	東南角	古池	
同	某坊	一	某角	園	小說中使用
同	開化坊	二	西北角	酒肆	小說中使用
同	平康坊	四	西南角	友人宅	小說中使用
同	道政坊	同	東北角	無	
同	東市	八	東北角	無	
洛陽	永豐坊		西南角	垂柳樹	
江陵	市		西北角	無	小說中使用

表2 「長安志」坊隅例表

坊市名	門數	隅名	位置表示物件
永樂坊	二	東南隅	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宅
		西南隅	廢明堂縣驛宇
延壽坊	四	東南隅	駙馬都尉裴巽宅
		西南隅	勝業寺
勝業坊	四	西南隅	勝業寺
		西北隅	薛王業宅
		東北隅	寧王憲山池院
東市	八	東北隅	放生池

資料來源：同表1，331頁

資料來源：日野開三郎，「唐代城邑の坊市の角隅に就いて」，328頁。

之下就顯得太過於渺小，難怪白居易會感嘆「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這樣的規劃應該是象徵的意義強過實用的意義——既然長安為大唐之國都，那麼長安城的設計應有「世界帝國都城」的氣概了（就如同美國華盛頓白宮前的人行步道『The Mall』的象徵意義一樣）。

由考古挖掘出來的資料也可知當時長安城街道兩側都有水溝，以發掘出的朱雀街水溝為例，溝寬3.3米，深達2.1米，這些縱橫的水溝解決了長安城的排水問題。由於溝寬且為明溝，因此在交叉路口都設有橋，這些大街的兩側和排水溝邊都種植樹木，以榆樹、槐樹為主，株行距整齊劃一，縱橫成行，為長安城的壯麗景色增添了異彩。

(二) 里坊

關於長安城的里坊，於「唐六典」卷七工部尚書、工部員外郎條註云：「皇城之南，東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東西各一十二坊；兩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這些坊即是由上述街道所分割出來的（註8）。「坊」在隋時稱為「里」，每個坊都築有坊牆，由發掘的牆基厚度（2.5~3米）來推測坊牆高約為3米（註9），各坊的圍牆都臨近各街的溝邊。

坊牆的作用或許是為了維護治安，並非由於自然或社會的需要而建，每個坊牆有二或四個坊門，圖7中的D、E、F、G四列的坊東西各有門，坊的中央有通東西之路，

其他各坊都有四個坊門，於坊中央形成十字街系統。坊門當然有路曲（巷）、弄等許多小路。至於坊牆的材料，大概是板築土牆。

坊牆外圍規定不能有任何建築物或牆壁，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曾經規定所有建成物一律拆毀（註10）。坊的外貌必須有一定的形式，但在坊內就沒有有一定的標準形式出現。例如圖7中H1和H2這兩個坊，原來是翔善和永昌兩坊，也是標準的形式，高宗時因修建大明宮打通了丹鳳門街，變成了四個坊（分別為光宅、永昌、翔善、來庭等四個坊）。「長安志」中記載丹鳳門街寬120步，即176.4米（註11），這是因為黎明前到大明宮早朝之人必須經過丹鳳門來往穿梭於這條大街上。本來唐朝的官吏天未明時便要到建福門外，等待五更五點的開門，因此為了便利百官等待早朝開門，便在建福門外設置了「百官待漏院」（註12）。

關於坊內街道的寬度經探勘結果，在坊的中央有東西向和南北向的街道各一條，兩街交叉成十字形，二街的寬度都是15米左右（註13），較西市內的街道略窄些，所有坊內各街的兩側都未探得水溝。各坊的南北長度大致範圍在500-540米之間；東西長度在圖7中D、E、F、G四列坊大約是500-700米之間，其餘則在1,000米上下。

從各種史料文獻的記載，發現長安城內有許多「坊角

施可能服務的對象是坊外居民，並且大部分是大官宅第自然可對外開設門戶。

事實上，有些規模較大的寺、廟、觀縱使不在角隅地也可單獨對外開門，不過此時便阻隔了坊內區塊間彼此對外的聯繫（圖9），也會造成更多類似「三絕」的情況而使更多居民可單獨對外開門自由出入（圖10）（註15）。

四、長安城的人口及人口分布

（一）長安城的人口

長安城以中央朱雀街為界，東為萬年縣所管，西屬長安縣所轄，根據「長安志」（卷十）：「市內有西市局，隸太府寺。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可知長安縣有四萬餘戶，而萬年縣比較少，合計約為八萬戶。

這裏所謂八萬戶只包括土戶，並不包括客戶、宗教、軍隊及流動人口（進京趕考或入城辦事者），現在我們要探討的是土戶平均一戶約有多少人？通常一戶只能用五人計算，即四十萬人，但此數額為土戶，不包含客戶。據日野開三郎氏推算，客戶人數約與土戶相當，若依其言，則合計約八十萬餘人口；若再合計宗教、軍隊及流動人口等則有百萬之譜，這是目前一般學者所推定之人口數（註16）。

在此有一點疑問須提出：即土戶與客戶的八十萬人之推計究竟全屬長安「城內」人口，抑是有部分人口分布在長安「城外」（註17）？根據「長安志」記載，萬年縣有45鄉，長安縣有59鄉，又根據上面引文，則這些人口應該是長安縣及萬年縣全部鄉的人口總數，不應全部認定為長安「城」的人口數，圖11是長安縣及萬年縣所管轄的郊區諸鄉略圖，可知並非全部之鄉都在長安「城內」。為估計長安城之較正確的人口數，在此要提出一個觀念，即應將總人口中一般居民（土戶及客戶）分為「城內」和「城外」兩部分分別討論（即所謂「城／鄉人口」的觀念）（註18），這兩部分人口的比較，筆者根據下面的理由推定城內人口高於城外部分：

1 長安城是當時大唐帝國的首都，且為人口最多的都市。

2 長安城東南地勢高，北方是宮城禁苑，這兩個地方人煙稀少，一般都集中在長安城附近。

3 長安、萬年的縣廩（縣政府）都在長安城內。

4 長安城既為皇城，一定會有為數不少的「政府官員」存在，這些官員（就業人口）會將其家庭（扶養人口）帶入京來，再加上服務這些人口的「服務人口」，則整個

長安城的人口也會增加不少（此點影響極大）（註19）。

5 當時又有不少的外國人（使者、商賈、留學生等）居留長安城內。

6 一般而言，「城市」就業及升遷機會比鄉村大，所以人口自然會聚集在城市中。

7 鄉村勞動人口的僕役數目比城市中受薪人員或大戶人家之僕役數目少得多。

根據這些理由我們可以相信城內人口必高於城外部分，至於城／鄉人口比值的推定，在近代都市化現象較明顯的國家中約為8/2左右，台灣地區於民國70年的城／鄉人口比約為7/3（註20）。由於當時都市化集中現象不可能高於（或等於）8/2之高值，且此值必高於5/5，所以此比值應落於7/3～6/4之間。由上述7個理由，筆者以為7/3比較接近事實（註21），如此則八十萬的人口中應只有五十六萬人口（ $80萬 \times \frac{7}{10} = 56萬$ ）是真正在長安「城內」的，而「城外」部分則為24萬，這些人口並不包括宗教、軍隊及流動人口在內。

宗教部分的人口在「兩京新記」中有關長安城內宗教建築的記載有云：「僧寺64、尼寺27、道士觀10、女觀6、波斯寺2、胡祇祠4。」（詳細內容請參考下一章），這些數字並不包含天寶以後增建者。事實上這些寺觀都極其隆盛且占有很大的面積，如靖善坊的興善寺，保寧坊的昊天觀都占據了整個坊的範圍，其中寺院人口單就一個慈恩寺勒度僧便有300人，見西陽離祖續，六寺塔記下：「慈恩寺，寺不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為，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這些人還只是勒度僧的數目，住在寺內的人數當然較之為多；根據平岡武夫之看法，他將長安每一寺院人口平均算為400人，而後推論城內宗教人口共約5萬人（註22）。

另外，士兵12衛，每衛以1萬人計，推計共12萬人；流動人口之數目主要為進京趕考者，以5,000～7,000人計，再加上隨從侍者，合計約1萬人，再將以上人口加總起來：居民56萬，宗教人口5萬，士兵12萬，流動人口1萬，推定唐長安「城內」的人口應為74萬人左右，雖不中亦不遠矣！

（二）人口分佈

唐長安城的人口只有74萬，却占了84平方公里的面積（9.721公里×8.651公里），故不可能在空間上呈現均勻的分布。其實，長安城南半部的人口相當稀少，甚至有好幾個坊都是空地、農地、或園林。如「唐兩京城坊考」所載：

「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率無第宅，雖時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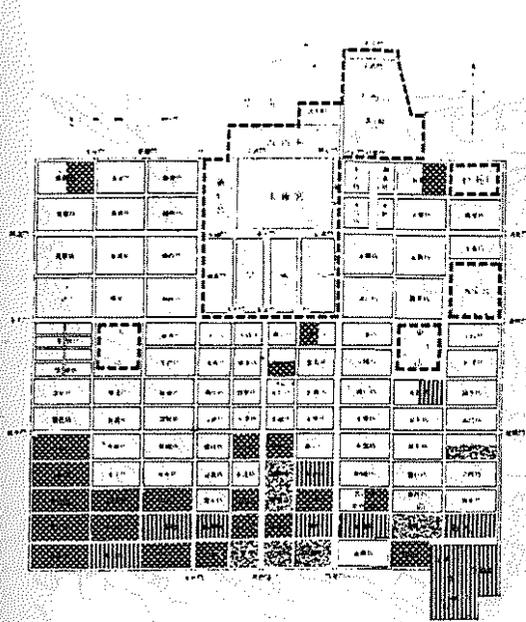


圖12 唐長安城人口稀少之坊

- 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卷二，六）
- 「大興善寺盡一坊（靖善寺）之地」（卷二，六）
- 「（務本坊）半以西園子監」（卷二，六）
- 「自威遠軍（安善坊）向南三坊俗稱園外地，至開僻，於此置廟無所妨礙。」（卷二，八）
- 「（晉昌坊）半以東大慈恩寺」（卷三，十六）
- 「（通善坊）杏園」（卷三，十七）
- 「（安邑坊）奉誠園」（卷三，二十二）
- 「（曲池坊）東北隅廢建福寺，坊北有殯宮」（卷三，二十七）
- 「朱雀門街東第五街，街東從北第一坊，盡坊之地為築入苑十六宅」（卷三，二十七）
- 「（崇業坊）元都觀……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觀及與善寺以鎮之」（卷四，二）
- 「（昌明坊）家令寺園」（卷四，八）
- 「全一坊（歸義坊）隋蜀王秀宅」（卷四，二十三）
- 「（和平）坊內南北街之東築入莊嚴寺，街之西築入總持寺」（卷四，二十七）
- 「（永陽坊）半以東大莊嚴寺，西大總持寺」（卷四，二十七）

將這些人口稀少的坊點示如圖 12，便可發現長安城南部人口稀少，而主要都集中在北部。另外，根據「長安志」記載，長安縣的戶數多於萬年縣的戶數；又「唐兩京城坊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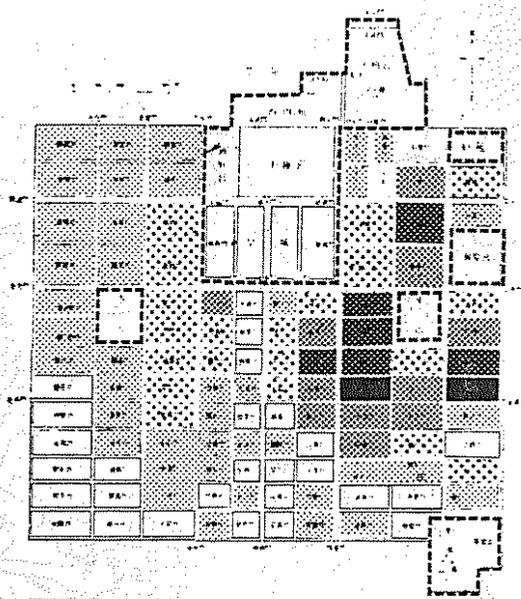


圖13 唐長安城各坊之達官貴人住宅數

考」所言，長安城的城東大部分是高官貴族之宅第，城西則多屬平民和商人集居之處（圖 13）。因為豪族的宅第往往佔地廣大，如郭子儀一家住宅佔親仁坊之四分之一；及白居易的「凶宅詩」：「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相反地，城西大都是一般平民及外國人蒼聚之處，所以長安城內之人口密度為城東較低，城西較高。

五、長安城的土地使用與空間結構分析

以現代規劃理論的觀點探討城市的實質環境涵構時，可以將整個城市分為土地使用、公共設施及交通建設三大部分。由於資料不全，前兩部分只能探討人口及人口分布（詳見上一章），而將重點放在公共設施的討論。限於資料取得困難及不全，本文只以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中的記載加以分析，將公共設施分為皇城和宮城、宗教建築、公家機構、進奏院及旅館、市場、公共綠地、以及其他休憩活動地點等七部分分別加以討論。

（一）宮城及皇城

由文獻上記載知西漢長安城的規劃既不符合「考工記」營國的要求，也不像東漢洛陽城的整齊規劃。隋文帝建國後另於漢長安城附近建大興城，而依「考工記」營國之要求來規劃大興城，並且將整個長安城分為皇城、宮城以及平民住宅區兩大部分分別規劃管理，見「唐兩京城坊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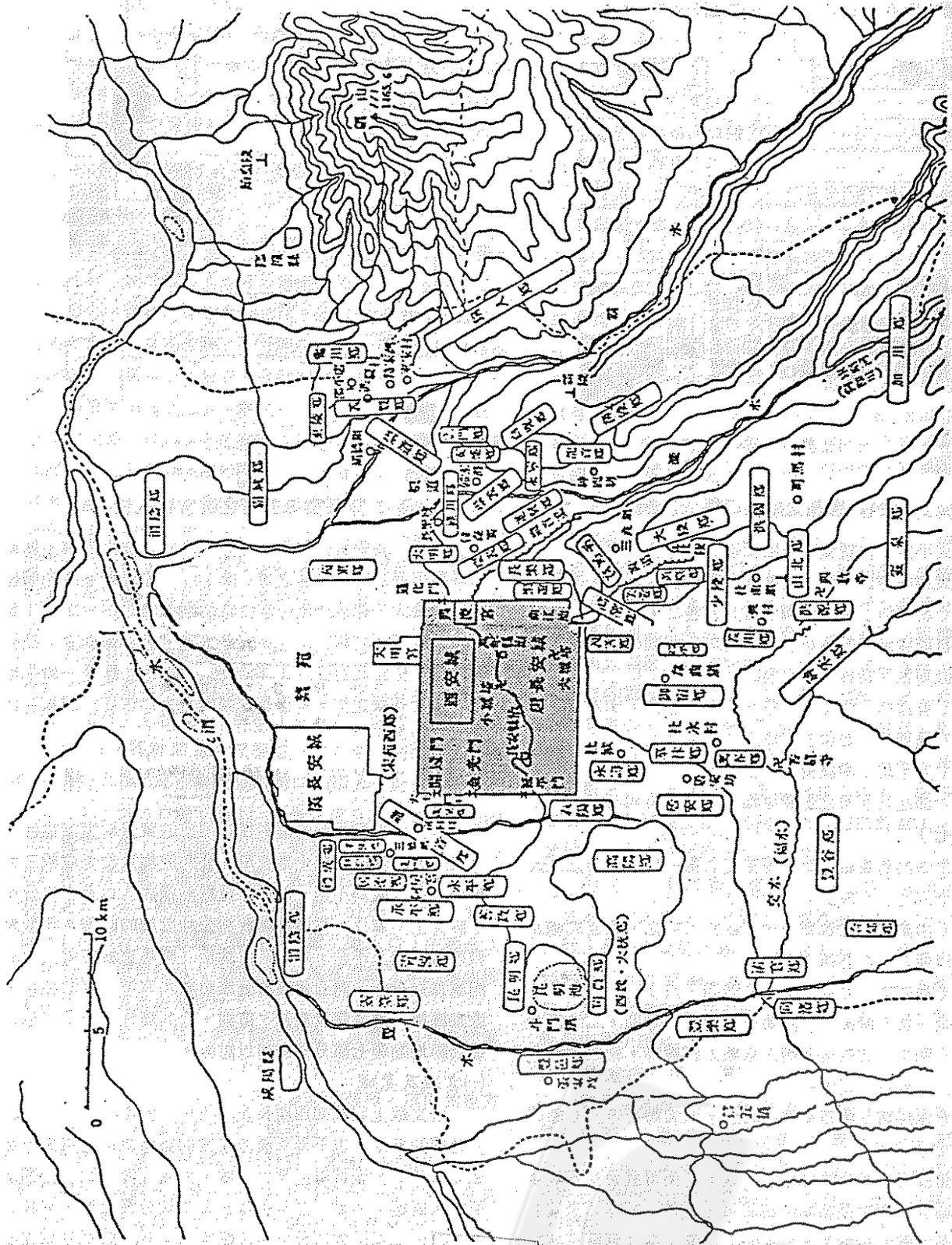


圖11 長安縣、萬年縣所轄郊區諸略圖 資料來源：姜若元，「唐代兩京雜里村考」
 (《東洋史研究》，4003，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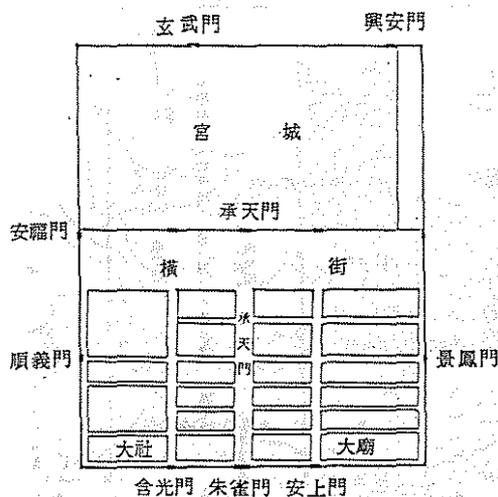


圖16 唐長安城橫街平面圖

資料來源：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229頁

在中央最北部。長安城的營建過程是先建宮城及皇城，後建外郭城。大體而言，宮城為皇帝及其家屬生活、起居和辦公的地方，而皇城則為中央官署辦公及宗廟、倉庫所在地。

所謂宮城是包括太極宮、東宮和掖庭宮三部分的總合；太極宮亦名「西內」，即隋之「大興宮」，位居宮城之中央，其東西兩端各有一南北牆與東宮及掖庭宮相隔。東宮位於太極宮之東端，專供太子居住和辦理政務。掖庭宮位於太極宮之西側，是宮女學習技藝的場所。如圖14。

皇城又稱子城，位於宮城之南，東西兩城牆與宮城的東、西城牆相接，乃同一城牆之延長。北面無牆，與宮城之間以「橫街」相隔。皇城的形制亦呈長方形，經實測得皇城東西寬2,820.3米，與宮城同，南北長1,843.6米，南北各三門，東西各二門。皇城內有南北向的街道五條，東西向的街道六條，成整齊的格子型規劃見前頁圖15。城內主要建築物包括六省、九壽、一台、四監、十八街等中央官署，以及太廟與社稷。為隋唐二代的中央政府各機構、軍事單位、宗廟的所在地，為全國的軍事政治文教中心，同時也是「窖粟之地」，見「唐兩京城坊考」：

「(第二橫街之北)……而所謂大街與街東者，當是承天門街之第三橫街，故和糴官人多是左右監門、左右衛王府之人，以皇城地皆廢舍，故多置窖，若朱雀門外之大街，則諸坊所在，民居相雜，非可儲粟矣」(唐兩京城坊考，卷一，九)

這裏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宮城和皇城之間一條特別寬闊，面積約六公頃的橫街，東西長五里餘，南北寬近半里(註23)，這條橫街實際上就是宮城前面的宮廷廣場(圖16

)。宮城正面的承天門在廣場上居於支配地位，相當於古代所謂的「外朝」，門內建有朝堂。「東有肺石，有登聞鼓，其門上有樓」，這些肺石、登聞鼓都具有象徵、警戒之意義。每當元正冬至，皇帝在此「陳樂、設宴會、赦有罪」，以示「除舊佈新」。此外，各國使節與四方賓客前來長安城之時，皇帝也要到承天門「聽政」(註24)。此宮廷廣場雖然有多方面的功能，但從它的設計意圖來看，主要還是有計劃地在宮城正面保留一段開闊的空間，在此空間利用各種象徵手法(肺石、登聞鼓、槐樹等)，使人在遙望層層宮闈時，產生「九天闔闔」的神秘感，藉以顯示皇帝之「至高無上」——這種作法乃是透過建築設計手段來達到政治上象徵之目的。

(二) 宗教建築

唐代對於宗教採取信仰自由的態度，因此各種宗教都可以在長安設立寺院，祭祀禮神。為分析方便，我們將宗教建築分為寺、觀、廟、祠四大類：

1 寺的分布

由於佛教在唐朝相當普遍，所以屬於這類的宗教建築相當多，幾乎每一坊都有佛教的寺院(僧寺、尼寺)，如圖17所示。由圖中可發現寺的分布以皇城外圍分布最多，尤其西市附近的分布更是密集，這可能和人口分布有關，因為「百姓住在西城，官吏住在東城」，通常百姓的宗教活動多於貴族官吏，再加上東城的宅第佔地面積又很大，能提供作為宗教建築使用的空間不多，所以形成西城的寺多於東城的寺。

2 觀的分布

觀的數目相對於寺便少得多，空間分布以皇城南面地區較集中，其次為皇城西面地區，整個分布的軸綫呈西北、東南方向(圖18)。

3 廟的分布：

根據「唐兩京城坊考」，可將廟大致分為家廟、宗廟、太子(公主)廟，先代帝王廟、太廟、孔廟等幾類，至於「壇」亦是國家奉祀之處，也一併列入討論。由該書的記載整理如下(圖19)：

家廟：

「(蘭陵坊)忠武軍節度使曲懷家廟、太子賓客燕國公子(頓廟)(卷二，六)

「(永樂坊)侍中王珪家廟(卷二，十一)

「(昌樂坊)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家廟、山南東道節度使蔣係家廟(卷二，十三)

(通濟坊)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家廟、尚書右僕射盧鈞家廟(卷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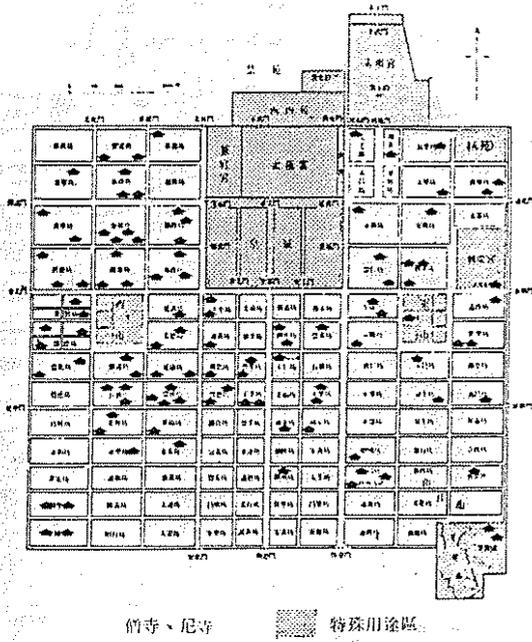


圖18 唐長安城觀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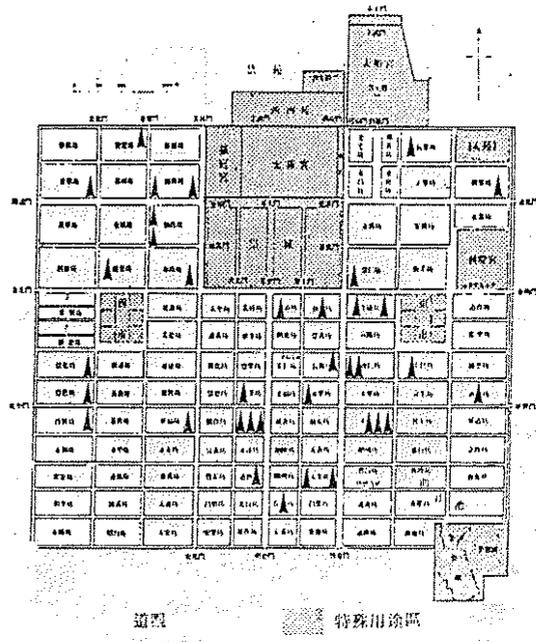


圖17 唐長安城寺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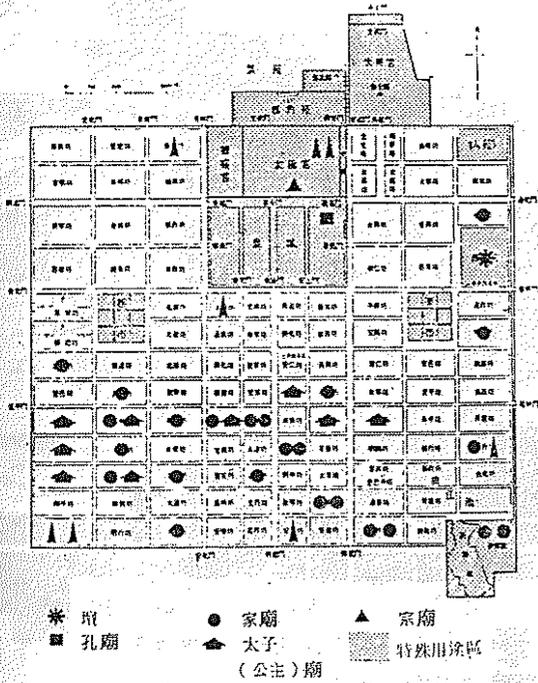


圖19 唐長安城廟(家廟)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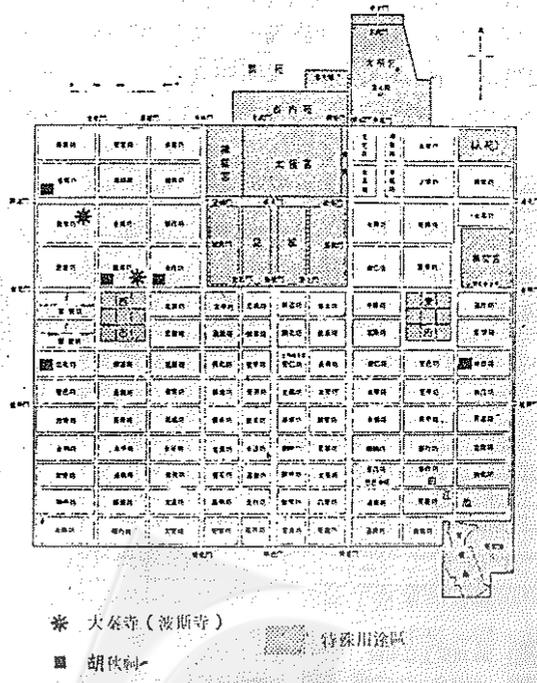


圖20 唐長安城諸祠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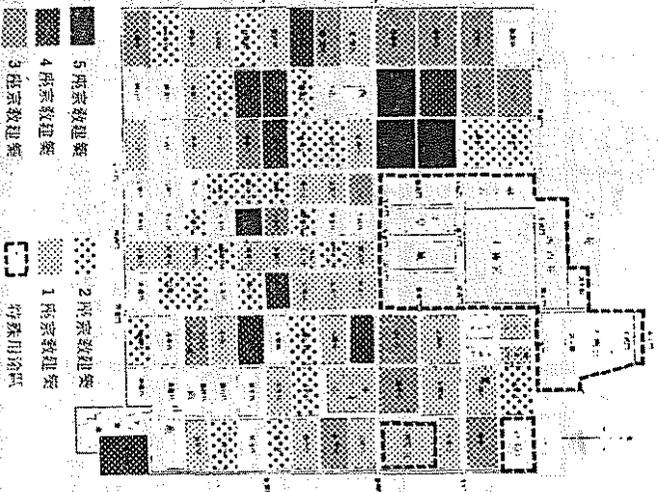


圖 21 唐長安城各坊之宗教建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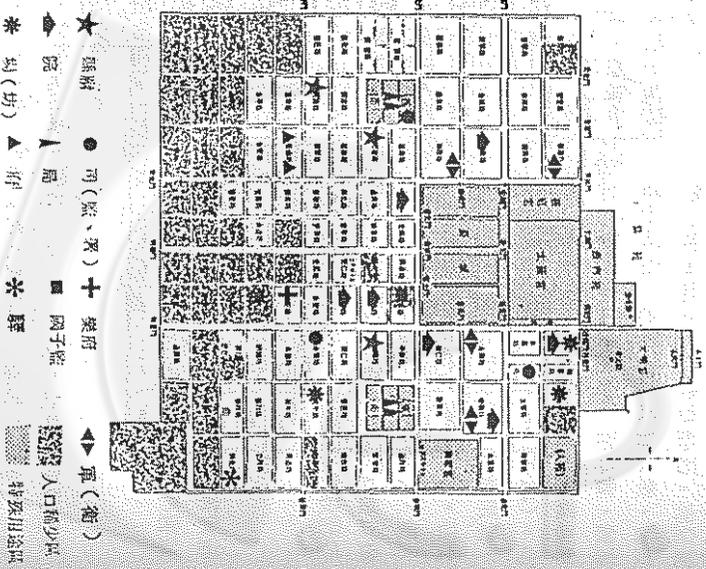


圖 22 唐長安城公家機構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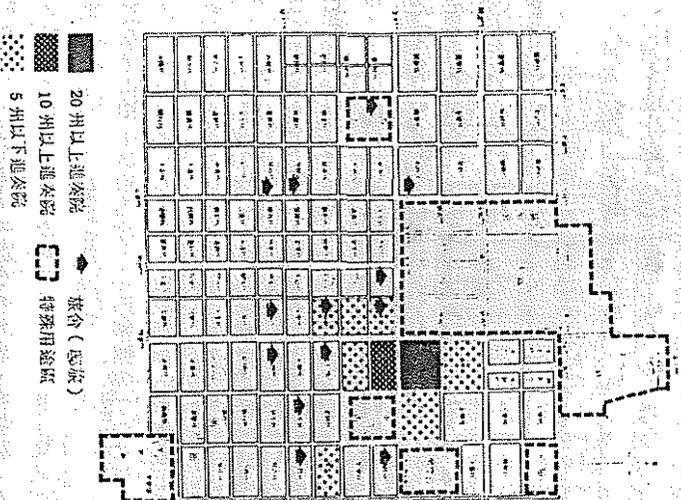


圖 23 唐長安城進奏院及旅舍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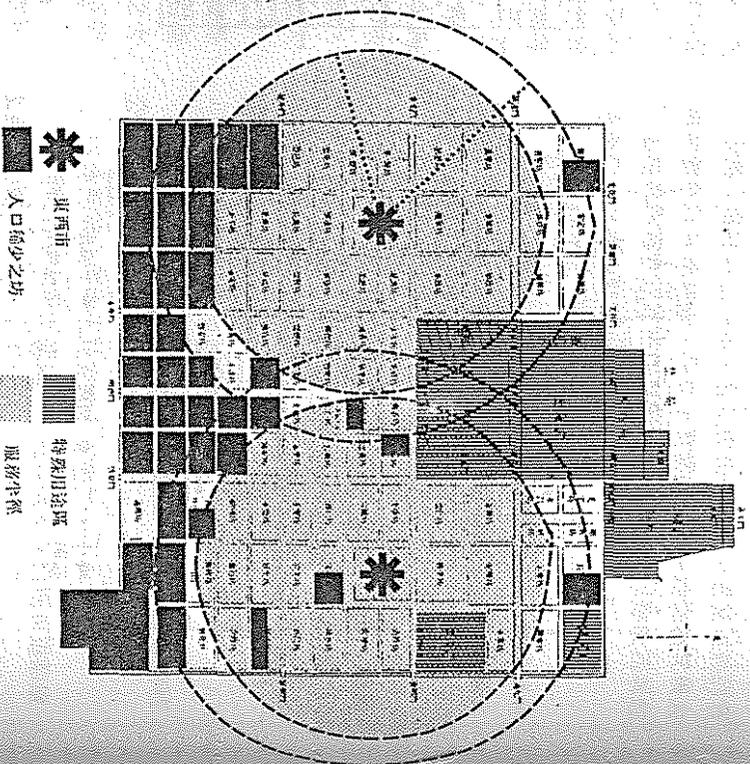


圖 24 唐長安城東西兩市服務範圍圖

〔永嘉坊〕贈禮部尚書永興公虞世南廟〕（卷三，二十八）。

〔常樂坊〕贈太子太師渾釋之廟〕（卷三，三十）

〔立政坊〕河東節度使韋湊家廟〕（卷三，三十四）

〔曲江〕崖州司馬楊炎家廟、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家廟〕（卷三，三十五）

〔崇業坊〕前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家廟，尚書崔羣家廟〕（卷四，三）

〔道德坊〕成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武俊家廟〕（卷四，三）

〔延福坊〕沈氏家廟〕（卷四，十六）

〔敦義坊〕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家廟〕（卷四，十七）

〔大安坊〕南康郡王韋臬家廟〕（卷四，十七）

〔長壽坊〕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戰家廟〕（卷四，二十二）

〔嘉會坊〕翼氏家廟〕（卷四，二十二）

〔永平坊〕天平軍節度使殷侗家廟〕（卷四，二十三）

〔通軌坊〕鄰公廟〕（卷四，二十三）

〔崇化坊〕河陽節度使烏重允廟〕（卷四，二十六）

太子（公主）廟：

〔光福坊〕坊東南隅舊有永壽公主廟〕（卷二，五）

〔靖安坊〕韓國貞穆公主廟〕（卷二，十二）

〔永崇坊〕東南隅七太子廟〕（卷三，十三）

〔懷貞坊〕惠昭太子廟〕（卷四，七）

〔嘉會坊〕鄭國莊穆公主廟〕（卷四，二十二）

〔通軌坊〕文敬太子廟〕（卷四，二十三）

〔待賢坊〕節愍太子廟〕（卷四，二十七）

〔永和坊〕東北隅憲太子廟〕（卷四，二十七）

〔和平坊〕東北隅章懷太子廟〕（卷四，二十七）

先代帝王（后）廟：

〔承天門街之東第七橫街之北〕中宗廟、元獻皇后廟〕（卷一，十一）

〔安義坊〕貞順武皇后廟〕（卷二，六）

〔立政坊〕讓皇帝廟〕（卷三，三十四）

〔太平坊〕武成王廟〕（卷四，四）

〔永陽坊〕恭僖、貞獻二太后廟〕（卷四，二十七）

〔修德坊〕德明與聖廟〕（卷四，八）

太廟：

〔承天門街之東第七橫街之北〕街東第一太廟〕（卷一，十一）

宗廟：

〔皇城〕左宗廟，右社稷〕（卷一，八）

孔廟：

〔宮城〕一日孔子廟〕（卷一，五）

壇：

〔興慶宮〕日五龍壇〕（卷一，二十一）

可發現國家奉祀的孔廟、宗廟、太子（公主）廟、先代帝王廟，以及壇的分布地點幾乎都在特殊用途區中的皇城、宮城、興慶宮內，而家廟則分布在城南較偏僻的地方。這種空間分布的結果是合理的，因為特殊用途區本來就是皇帝及中央官署辦公的政治中樞地區，由國家奉祀的各種廟自然便落在這些區域內；而家廟作為祭祀儀典之用，通常分布在較偏僻的地方，上一章的分析我們知道城南地區人煙稀少，大部分的坊屬未充分利用之土地，所以家廟便很自然地分布在城南地區。

4. 諸祠的分布

根據宋敏求「長安志」的記載，長安城內波斯寺有二，胡祇祠有四，分別是布政坊、靖恭坊、普寧坊、醴泉坊的胡祇寺；醴泉坊的波斯胡寺；義寧坊的大秦寺等。在「長安志」的記載中崇化坊並無祇寺，但據姚寬「西溪叢語」卷下論「牧苻歌」一條有云：「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詣闕聞奏。勸令長安崇化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以及米蘆寶蓋志之出土，可確知崇化坊確實有胡祇祠存在（註 25）。

很明顯的，這些中亞傳入的宗教其建築物幾乎都在西市附近（圖 20），可說明胡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長安城西部分，唯獨例外的是在城東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也有祇祠分布，可能說明城東部分也有一些胡人居住（也許是以外國使者及其家眷為主）。

如果把所有宗教建築合併起來計算，那麼長安城內宗教建築的空間分布情形就如圖 21 所示，由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城西部分的宗教建築遠超過城東部分，而和上一章的人口分布情形相呼應。

(三) 公家機構的分佈

這裏所謂公家機構是指除了皇城和宮城的中央官署以外之院、局、縣廳、軍（衛）、國子監、驛、司、府等設施，如「唐兩京城坊考」所記載：

〔務本坊〕半以西國子監〕（卷二，六）

〔崇義坊〕塩鐵常平院〕（卷二，七）

- 「(長興坊)禮賓院」(卷二,八)
- 「(靖安坊)樂府」(卷二,十一)
- 「(安善坊)盡一坊之地爲教弩場」(卷二,十二)
- 「(光宅坊)待漏院、右教坊」(卷三,二)
- 「(來庭坊)莊宅司」(卷三,二)
- 「(永興坊)西南隅左金吾衛」(卷三,三)
- 「(崇仁坊)坊南門之西禮會院」(卷三,四)
- 「(宣陽坊)東南隅萬年縣廨」(卷三,八)
- 「(永寧坊)司天監」(卷三,十一)
- 「(長樂坊)左教坊」(卷三,十八)
- 「(安興坊)玉山營、樂官院」(卷三,十九)
- 「(東市)當中東市局、次東平准局」(卷三,二十一)

- 「(宣平坊)西鼓吹局教坊」(卷三,二十四)
- 「(敦化坊)東門之北都亭驛」(卷三,三十四)
- 「(太平坊)樂官院」(卷四,四)
- 「(修德坊)右神策軍營」(卷四,八)
- 「(頌政坊)右軍巡院」(卷四,九)
- 「(布政坊)東北隅右金吾衛」(卷四,十)
- 「(光德坊)東南隅京兆府廨」(卷四,十二)
- 「(延福坊)真化府……宣平府」(卷四,十六)
- 「(西市)西市局、市署、平準局」(卷四,二十)
- 「(長壽坊)長安縣廨」(卷四,二十一)

這些公家機構的空間分布大部分圍繞著皇城四周，城內人煙稀少的坊附近幾乎沒有公家機構存在。其中之軍事機構(左右金吾街、右神策軍營、玉山營)分布在皇城四周，縣廨則接近東西兩市人口密集之處，符合了區位需求的考慮(圖 22)。

(四)進奏院及旅舍

進奏院是旅舍的一種，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西川齊州進奏院：通鑑，朝集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商賈雜居。貞觀十七年，始命有司爲之作邸。舊紀大曆十二年，五月甲寅，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爲進奏院。」可知進奏院是各道(州)派駐朝廷之官員的邸第，其區位應和朝廷辦公地點(皇城)接近。事實上，各州進奏院幾乎都在皇城東面景風門附近，例如：

- 「……務本坊……西川齊州進奏院」(卷二,七)
- 「……崇義坊……興元鄭坊易定進奏院」(卷二,八)
- 「……長興坊……鎮州進奏院」(卷二,九)
- 「……永興坊……鳳翔陳許湖南進奏院」(卷三,三)

「……崇仁坊……東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兗州太原幽州塩州豐州滄州天德荆南宣歙江西福建廣桂安南邕州黔南進奏院」(卷三,五)

「……平康坊……同華河中河陽襄徐魏涇原靈武夏州昭義浙西東容州進奏院」(卷三,七)

「……宣陽坊……邠寧東川振武鄂州進奏院」(卷三,九)

「……安興坊……陝府鄭滑進奏院」(卷三,二十一)

「……道政坊……東平進奏院」(卷三,二十九)

上述各進奏院除了東平進奏院外，都緊鄰著景風門而設立，在空間區位的規劃上相當合理。

至於旅舍(旅館、郵旅)之區位主要分布於皇城以南，而東城又多於西城。旅舍之分區應以靠近東西市以及尙書省選院爲佳，由圖 23 可發現這些旅舍離東西市的距離都不超過 2 公里，即在合理的步行距離內；同時如「唐兩京城坊考」所言：「崇仁坊：北街當皇城之景風門，與尙書省選院最近，又與東市相連，選人京城無宅者，多停憩此。」(卷三,四)，所以旅舍大都分布在東城，取其接近皇城景風門之故。

(五)市場

在分析市場的影響圈之前，我們先討論有關城內各坊之機能。絕大多數之坊皆以居住機能爲主，只有少數幾個坊具有明顯的專業化機能，這可能和區位以及自然環境有關，譬如：

「(開明坊)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率無第宅……耕墾種植阡陌相連」(卷二,六)——說明這四個坊可能絕大部分供農業使用。

- 「(保寧坊)昊天觀盡一坊之地」(卷二,六)
- 「(靖善坊)大興善寺盡一坊之地」(卷二,五)
- 「(開化坊)半以南大薦福寺」(卷二,三)
- 「(永陽坊)半以東大莊嚴寺，西大總持寺」(卷四,二十七)——說明這些坊全爲宗教建築用地。

「(務本坊)半以西國子監，領國子監太學四門律算六學」(卷二,六)——說明務本坊爲文教區。

「(安善坊)盡一坊之地爲教弩場」(卷二,十二)——此坊原爲「中市」，後因「偏處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才改爲教弩場，屬於軍事用地。

- 「(永興坊)西南隅左金吾衛」(卷三,三)
- 「(安興坊)玉山營」(卷三,十九)
- 「(修德坊)右神策軍營」(卷四,八)
- 「(頌政坊)右軍巡院」(卷四,九)——說明這四

個坊大部分也是軍事用地。

「(崇仁坊)北街當皇城之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最近，又與東市相連，選人京城無宅者，多停憩此」(卷三，四)——說明崇仁坊因區位之故而形成旅舍區。

其他如昌樂坊的官園、通善坊的杏園、昇平坊的遊樂園及曲江、芙蓉園等地區是為休憩用地。

其次，東西市的研究已有多人提及，在此只提出一點說明：即東西市雖為政府劃定的市場(商業區)，但並不表示長安城內各坊便沒有日常服務的小型商店存在。於「唐兩京城坊考」中可查證的有：

永昌坊的茶肆、崇仁坊的樂器製造商趙家、宣平坊有相者「衡相」宅、新昌坊有相者「丁重」宅，旅舍則散在各坊(大多接近景風門)(註26)，靖恭坊中有一條胡同名為「鬻曲」，即是造鬻作坊的集中地(註27)，常樂坊則以釀好酒而「酒名」遠播(註28)。

至於東西兩市的商品可能屬於較上等的貨品，故服務半徑應涵蓋全長安城，圖24表示東西兩市的服務範圍，用以檢驗其區位是否合理，圖中內圈半徑為2.5公里，外圈為3公里，在此範圍內東西兩市的影響圈可達及全長安城的居民，若以常人步行速度每小時4公里計，則換算結果內圈需時35分鐘，外圈需時45分鐘。以現代規劃的觀點分析或許稍遠(一般的市場服務半徑約為15分鐘左右之步行距離)，但一則可能東西市商品多上等貨而非日常用品(註29)，二則各坊間仍有零售服務之店舖，三則當時的社會結構中仍有僕役存在，所以這種服務半徑仍可認為是相當合理的步行距離(註30)。

(六)公共綠地

這一部分的探討在資料收集及分析上並不理想。由史料上的記載可以設定在當時社會結構中，宗教建築都附有綠地、花園、水池等休憩場所，因為這些宗教建築平時皆對外開放，自然就形成居民休閒之去處，況且幾乎每坊中皆有宗教建築之存在，所以不需要再另闢大型的公共綠地。可以這麼說，在長安城內處處皆有綠地，這一點和早期西方城市大異其趣。

圖25中所表示的是「唐兩京城坊考」中所出現的園、池、亭、台等之分布。這些地點比較像是近代所謂之公園綠地，如：

「(開化坊)半以南大薦福寺……寺東院有放生池」(卷二，三)

「(蘭陵坊)蕭氏池台」(卷二，五)

「(昌樂坊)官園」(卷二，十三)

「(永寧坊)永寧園」(卷三，十一)

「(永崇坊)放生池」(卷三，十五)

「(永達坊)華陽池庠支亭子」(卷四，三)

「(昭行坊)王昕園」(卷四，二十三)

上述這些公園綠地的分布地點相當均勻，剛好符合公園綠地的規劃原則——方便且合理地服務全城居民。

圖26表示的是「唐兩京城坊考」中有關達族貴族或私人大宅中之綠地分布，其記載有：

「(開化坊)按酉陽雜俎，楚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卷二，三)

「(大業坊)太平女冠觀：……西有駙馬都尉楊慎交山池」(卷二，十二)

「(崇仁坊)西南隅元真觀……東有山池、別院」(卷三、四)

「(親仁坊)馮宿舍……宅有山亭，院多養鷺鷥及雜禽之類」(卷三，十一)

「(永寧坊)賓州刺史羊士諤宅……永寧里，園亭休沐，悵然成詩」(卷三，十三)

「(晉昌坊)半以東大慈恩寺……寺有南池……寺有牡丹……兩街看牡丹甚盛」(卷三，十六)

「(晉昌府)若耶子女寓……其居迴絕塵囂，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卷三，十六)

「(修行坊)段成式宅……修行里，私第果園數畝」(卷三，二十六)

「(修政坊)宗正寺亭子……新進士牡丹宴或在於此」(卷三，二十六)

「(靖恭坊)楊慎交宅……作三重樓，以憑觀，築山浚池」(卷三，三十)

「(昇道坊)進士謝翺宅……所居庭中多牡丹」(卷三，三十三)

「(安業坊)程懷直宅……有池樹林木之勝」(卷四，二)

「(永達坊)新進士牡丹宴或在永達亭子」(卷四，三)

「(宣義坊)李逢吉宅……園林甚盛」(卷四，七)

「(延壽坊)都尉裴巽宅……土地平敞，水木清茂，為京城之最」(卷四，十一)

「(延福寺)瓊山縣主宅……宅內有山池院溪磴，自然林木葱鬱，京城稱之」(卷四，十六)

由圖26可看出這些園林的分布多在城東，因為這些園林大部分是達官貴族或私人大宅第，而這些大宅第由上一章圖13的分析可知大部分是在城東，所以這些園林地點自然是城東部分多於城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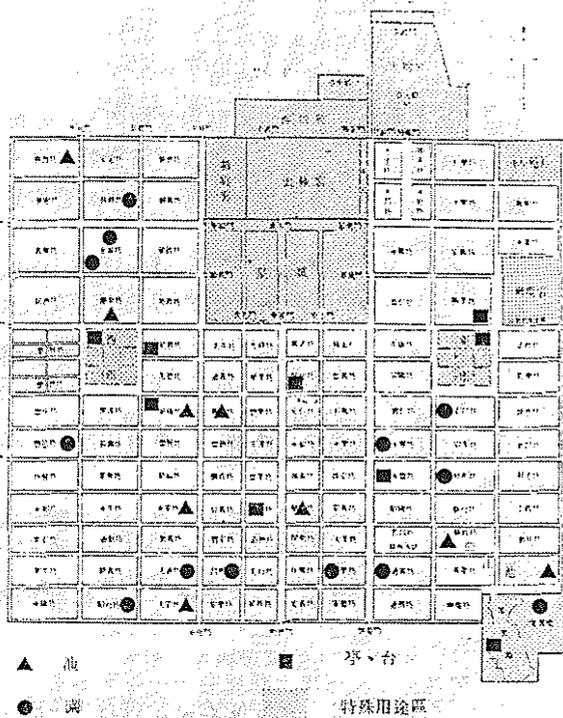


圖25 唐長安城公共綠地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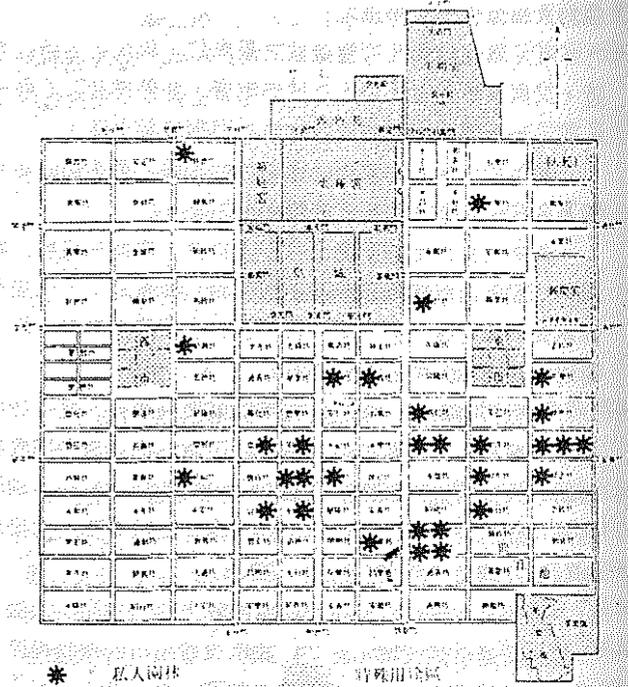


圖26 唐長安城私人園林分布圖

(七)其他休憩活動地點分佈

其他休憩活動地點，只根據「唐兩京城坊考」中有記載的部分提出說明(圖27)：

1 戲場

「南部新書」：「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麗福、永壽。」(唐兩京城坊考，卷二，三)

2 大寺

根據「唐兩京城坊考」等的記載，長安城內著名佛寺有關化坊的麗福寺、靖善坊的大興善寺、晉昌坊的大慈恩寺、延康坊的西明寺、休祥坊的崇福寺、醴泉坊的醴泉寺、崇化坊的經行寺、新昌坊的青龍寺。

「(開化坊)大麗福寺……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麗福、永壽。」(唐兩京城坊考，卷二，三)

「(靖善坊)大興善寺盡一坊之地……元和中，卿相多遊此」(唐兩京城坊考，卷二，五)

「(晉昌坊)大慈恩寺……寺南臨黃渠，水竹森邃，為京都之最。……寺有牡丹……兩街看牡丹甚盛」(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十六)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寶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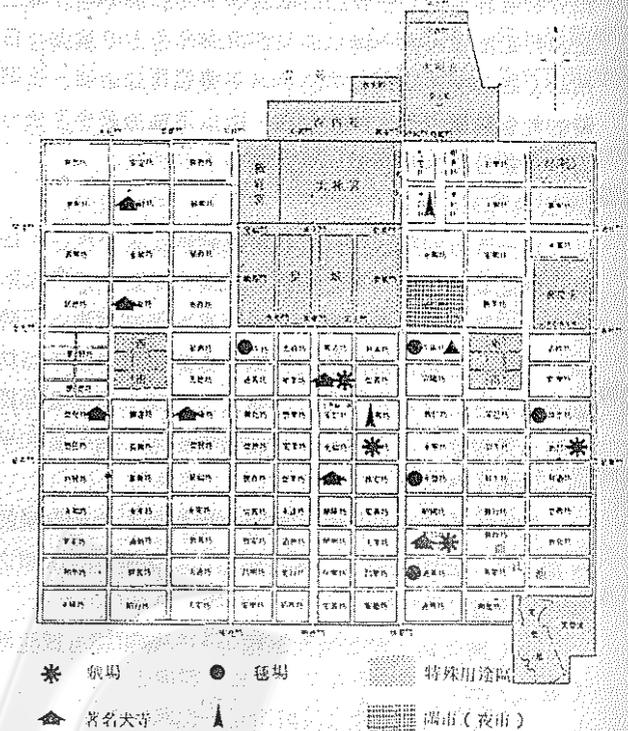


圖27 唐長安城休憩活動地點分布

花兩叢，每叢及五六百朵。」（唐語林七）

「西明寺，……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廡落。青槐列其外；滌水亘其間，壘壘耽耽，都邑仁祠，此爲最也，……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慈恩法師傳十）。

「（新昌坊）青龍寺……北枕高原，南望爽塏，爲登眺之美」（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三十一）

「（醴泉坊）醴泉坊隋文帝于此置醴泉監，取甘泉水供御厨，開皇十二年廢監立寺」（唐兩京城坊考，卷四，二十）

「改名醴泉寺，東西南方，嵩峯運塞，北方開豁，無山峯矣。……僧徒本有百來僧」（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二）

3. 波羅毬場

波羅毬是一種馬上打毬之戲，傳入中國當始於隋唐之際。有唐一代，長安之達官貴人，亦復酷嗜此戲，所以宅第中有爲數不少的毬場，例如：

「（永崇坊）司徒兼中書令李晟宅……宅中有小樓，常下毬焉，晟欲併之爲擊毬之所。……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十四）

「（靖恭坊）駙馬都尉楊愔交宅……又並坊西隙廣鞠場」（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三十）

「（太平坊）戶部尚書王源中宅：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四），可見其宅第中有毬場。

長安宮城內也有毬場，中宗於梨園亭子賜吐蕃觀打毬即在此處。此外，大明宮東內苑龍首池南，三殿十六王宅、平康坊內也都有毬場存在。平常在街上亦可打毬，不一定要在毬場上才可以。而打毬原爲軍州之戲，所以左右神策軍亦爲會鞠之所，可由「唐兩京城坊考」卷四的「光德坊」引文中得證：

「（光德坊）潘將軍宅：劇談錄……勝業坊北街有三髻女子，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云云」（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十三）

唐代長安打毬之戲，不僅帝王、達官貴人、軍中以及閭里少年喜歡，就是文人學士亦有能之者（註31）。蓋唐代進士及第，於慈恩寺題名後，新進士依例宴遊於杏園、曲江，集會遊賞，而月窟閣打毬之會尤爲盛舉。「唐摭言」紀此事云：

「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窟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爲兩軍打毬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強運留，用抑其銳」（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

雜記）。可見唐代文人學士之間毬會之盛。

4. 茶肆、畢羅店

永昌坊有茶肆，長興坊及東市有畢羅店，畢羅是一種胡食，見「一切經音義」中，關於麩麩的解釋：

「此油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胡食者即饅饅、燒餅、胡餅、搭納等是。」（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七，陀羅尼集，第十二）

根據向達的說法，饅饅乃因其來自西方的華國而得名，是今日中亞、印度、新疆等處伊斯蘭民族中所盛行的抓飯，饅饅純粹爲譯音也（註32）。唐代長安城內有二處專售此物之畢羅店，一在東市，一在長興坊（見段成式的「酉陽雜俎」）。

5. 妓院

在平康坊，根據「唐兩京城坊考」：「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錡之者，多在南曲，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卷三，七）或許是由於緊鄰崇仁坊，以及東市所形成的。

6. 崇仁坊

徐松「兩京城坊考」記載關於崇仁坊的文字爲：「崇仁坊北街當皇城之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最相近，又與東市相連，選人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鑪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卷三，四），可知崇仁坊是唐長安城內居民活動頻繁的地點。

這些休憩活動地點的分布中，大寺幾乎都在城西，這和城西多宗教建築以及多平民有關。其他休憩活動地點（戲場、毬場、店肆、妓院）則大部分在城東，這一點可以說明東西城社會結構是不相同的：城東部分既大多爲有錢有閑階級，又加上進奏院、尚書省選院也都在此，所以自然產生比較高階層的休憩活動（戲場、毬場等），西城大部分爲平民，自然較少有這類型的活動產生。

六、結論

「考工記」所記載的「方九里，旁三門，九經九緯，經塗九軌」，經歷代工匠的應用，終於在唐長安城大放異彩。

由於唐長安城附近的地形是南高北低，東高西低，再加上漕運和陸運等交通要道都以東西向爲主，所以，這些自然環境因子便影響了唐長安城的空間結構。結果，長安城的城市發展便向北偏。由以上各章節的分析，可歸納出以下幾個結論：

(一)以「四地分制」探討唐長安城「角隅地」的土地使

用。發現這些角隅地的設施對於空間辨認以及空間規劃有很大的影響力，其服務對象大部分是大區域的居民，而與鄰近居民日常生活起居的關係反而不太密切，這些設施大都為寺院、旅舍、園地、或巨宅。

(一)一般學者在討論中國傳統城市的人口規模時，都沒有考慮「城/鄉人口」劃分的觀念。但筆者認為，文獻所記載的人口並非全都屬於城內的人口，一定有某比值的人口是城外(鄉村)的人口。由於人口規模是城鄉規劃的重要依據，所以筆者特別強調正確人口的推測，因此，拙文在推計唐長安城的人口規模時，便導入「城/鄉人口比」的觀念，根據文中所舉理由，筆者以7/3的「城/鄉人口比」將長安城內一般居民推定為56萬，再加上宗教人口5萬、軍隊12萬，以及流動人口1萬，共計唐長安城人口為74萬之譜，而非一般學者推計的100萬。

(二)根據文獻資料，筆者利用「圖示法」來描述唐長安城的人口分布，經由這種方法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長安城北半部的人口密度高於南半部，而城西人口密度又高於城東部分。這種方法的應用是一種新的嘗試，但可發現這是一種相當準確又清晰的分析方法。

(三)筆者以現代規劃理論的觀點分析唐長安城的土地使用及空間結構，這也是一種將西方理論應用在中國傳統城市分析上大膽的嘗試。由這種方法分析所得的結果，在在都證明唐長安城是一個合理規劃的城市。拙文中以「唐兩京城坊考」的記載，分皇城和宮城、宗教建築、公家機構、進奏院及旅舍、市場、公共綠地、以及其他休憩活動地點(戲場、大寺、毬場、茶肆、畢羅店、妓院等)七大部分分別分析長安城的空間架構，並導入「影響圈」(服務半徑)的觀點，都證明唐長安城的規劃是合理的。

總結之，本文乃利用西方規劃理論的觀點來探討唐代長安城的空間架構。這是研究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一個新的嘗試，或許尚不夠固熟，但至少說明這是一種相當有用的分析方法，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中國傳統城市的土地使用以及城市的空間結構，未嘗不能說是「理論與歷史結合」的一個起步！

註釋

註1：佐藤武敏，長安，東京，近藤出版社，一九七一。

註2：隋書，上海，中華書局，卷一，「帝紀第一」；「冊府元龜」，卷十三，第二十六條。

註3：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築史，台北，明文排印本，一九八二，頁一〇七～一一一。

註4：平岡武夫，「唐之長安」，歷史教育，14:12,1966

，頁49。

註5：田中淡譯編，中國建築の歴史，日本，平凡社，一九八一，頁八一～九十。

註6：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學報，一九六三，十一期，頁五九五～六一一。

註7：台北市最寬的道路為建國南路和仁愛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小段路面，也只不過寬100公尺而已。

註8：藍孟博，西安，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七〇。

註9：同註6。

註10：「冊府元龜」，卷十四，第十二條，「是歲不許京城內坊市侵街，築牆造舍、舊者並毀之」。

註11：同註4。

註12：同註4。

註13：同註6。

註14：日野開三郎，「唐代城邑の城市の角隅に就て」，東洋學報，47。

註15：平岡武夫，「唐代長安城の遺跡調査と夏承焘氏の曲江池考につて」，東方學報，29,1959。

註16：一般學者包括韓愈、賈島、外山軍治、平岡武夫、日野開三郎、佐藤武敏等人都推定長安城的人口為100萬。

註17：至於軍隊、宗教、流動人口等部分人口，筆者認為應全在長安城內，故不另外分開討論「城/鄉人口」的比值。

註18：所謂「城內」、「城外」的界線是指長安城的外郭城牆而言。

註19：「扶養人口」與「服務人口」皆為人口規模推定中極重要的影響變數，故應特別注意。

註20：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編印，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台北，經建會住都處，一九八二，頁一五四。

註21：在此筆者願強調一點，即：提出「城/鄉人口比」的觀念，是針對以往學者對此現象的忽略而發的，這個觀念的有無會影響人口推定的準確度，不能不特別注意。至於如何定出較合理的比值是進一步有待研究的課題，不擬在此深入討論，本文將此值暫推定為7/3。

註22：同註4。

註23：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頁二二九。

註24：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七四

，卷一，一～二。

註25：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台北，明文排印本，一九八一，頁一～一一七。

註26：戴孝侯，「三朝京都市況」，東方雜誌，第四十三卷第八期。

註27：陳曉中，中國古代的科技，台北，明文書局，一九八一，頁五六七～五七八。

註28：同註4。

註29：所謂「高級消費品」乃屬於較昂貴、較奢侈的貨品，不須天天採買，可能一星期、半個月、甚或一個月才採買一次的貨品，不像「日常用品」幾乎天天都得採買。

註30：若騎馬則所花時間將更短而使這個服務半徑更合理。

註31：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八四～八五。

註32：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四八～五〇。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1. 石璋如，「漢唐的國都陵墓與疆域」，大陸雜誌，1953，第6卷，第8期，頁三～十。
2. 全漢昇，中國行會制度史，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12。
3. 向達撰，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台北，明文書局，1981.9，頁一～一一七。
4. 李允鈺，華夏意匠，台北，龍田出版社，1982.6，頁一五～一一二〇；頁三七七～四〇七。
5. 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一七七～二〇三。
6. 武伯編，「唐長安郊區的研究」，文史第三輯，1962。
7.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二二七～二五〇。
8. 翁樹木編，一磚一瓦五千年，台北，梵谷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3，頁二三四～二三五。
9.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台北，世界書局，1974。
10. 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地理學報，第24卷，第4期，1958年，頁四〇六～四二五。
11. 傅樂成，隋唐五代史，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3，頁一八七～一九五。
12. 楊家駱主編，三輔黃圖，唐兩京城坊考，台北，世界書局，1974。

13. 陶希聖，唐代寺院經濟，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1。

14. 廖玉蕙，唐代傳奇，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4。

15. 陳曉中等著，中國古代的科技，台北，明文書局，1981.9，頁五六七～五七八。

16. 劉敦楨等編撰，中國古代建築史，台北，明文書局，1982.6，頁一〇七～一二一。

17. 劉素芬譯，「象徵與實用——長安和其他大都市的反省」，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1卷，第1期，1981，頁一六七～一七五。

18. 樂嘉藻撰，中國建築史，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19. 謝敏聰編著，中華歷史圖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頁一八五～二一五。

20. 戴孝侯，「三朝京都市況」，東方雜誌，第43卷，第8期，頁八六～八九。

21. 藍孟博，西安，台北，正中書局，1970年。

22. 張聰賢等，嘉慶長安縣志，學生書局印行，1976。

23. 考古研究所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學報，1963，11期，頁五九五～六一一。

2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基地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3期，頁七九～九三。

25. 絲路巡禮(1)長安，河西走廊，敦煌，台北，地球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12，頁九～二〇。

二、日文部分

26. 日野開三郎，「唐代城邑の城市の角隅に就て」，東洋學報，47卷，頁三一七～三五〇。
27. 日野開三郎，「唐代大城邑の戶數規模に就て」，東洋史學，27輯，1964年12月，頁一～三〇。
28. 田中淡譯編，中國建築の歴史，日本，平凡社，1981.10，頁八一～九〇。
29. 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日本，創元社，1931。
30. 平岡武夫著，楊勵三譯，「長安與洛陽」，陝西，1957。
31. 平岡武夫，「唐代長安城の遺跡調査と夏承燾氏の曲江池考につて」東方學報，29，1959，頁三七三～三八〇。
32. 佐藤武敏，長安，東京，近藤出版社，1971。
33. 宮崎市定，「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東洋史研究，第21卷，第3號，昭和37年12月，頁一二九～一五六。
34. 越智重明，「漢の長安城につて」，古代文化，28卷11期，1976，頁一～一四。

35. 愛宕元，唐代兩京鄉里考，東洋史研究，第40卷，第3號，1981.12，頁二八～六九。

36. 圖說中國の歴史(4)，華麗なみ隋唐帝國，日本，講談社，1977，頁一三〇～一四八。